

古代政法文选

上 册

(初稿)

北京政法学院

古代政法文选

上 册

（初稿）

北京政法学院

说 明

一、本书所选，主要是我国古代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一些重要著作，或全选、或节选，以能反映其政治法律思想为限。目的在于为初学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先秦部分；下册起自秦汉，终于鸦片战争。入选的文章，一般按作者时代的先后排列。

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著，对每个作者的生平、著作和思想，都作了简要介绍；并扼要地说明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对原著中比较难懂的字句，作了简明的注释。每篇文章都译成了现代汉语。

三、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了一些注释本和文章，得到许多帮助。然而本书的注释、分析等力求简明，就不便一一注明借助于他们的地方。马非百教授和程筱鹤同志审阅了本书稿，在这里一并致谢！

四、由于我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对毛泽东同志有关批判继承的方针领会不深，疏漏和错误一定不少，恳切地希望读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杨 鹤 皋

一九七九年十月于北京政法学院
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

《历代政法文选》

(先秦部分)

左	传	曹刿论战.....	1
		臧文仲谏焚巫尪.....	4
		郑子产相国.....	6
		孔子论刑鼎.....	14
国	语	召公谏厉王弭谤.....	17
战	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	21
		触轸说赵太后.....	24
		燕昭王求士.....	29
孔	子	论语(节选).....	34
墨	子	尚贤(上).....	42
		兼爱(上).....	47
		非攻(上).....	51
老	子	《老子》六章.....	57
孙	武	计篇.....	64
		谋攻篇.....	68
		军争篇.....	72
商	鞅	更法.....	79
		开塞.....	84
		赏刑.....	92
孟	子	齐桓晋文之事章.....	103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111

		天时不如地利·····	119
庄	子	逍遥游（节选）·····	124
		庖丁解牛·····	130
		胠篋（节选）·····	133
荀	子	天论·····	140
		王制（节选）·····	153
韩	非	难势·····	167
		五蠹（节选）·····	176
		定法·····	185
吕氏春秋		察今·····	192
礼	记	礼运（节选）·····	199
李	斯	谏逐客书·····	204

左 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写的。它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年）。

春秋，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诸侯国家的政治斗争相当尖锐；兼并战争不断发生。社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化思想上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左传》在记叙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保存史料，而是寄托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表现了比较鲜明的爱憎态度的。它写出了各国诸侯为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而斗争的历史面貌，记叙了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谴责了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书中也出现了“违民不祥”、“众怒难犯”一类的重视人民的思想。

《左传》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创造，归之于帝王将相；他维护的也是当时“尊卑有别”的封建秩序。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读这些文章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的。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本篇说明】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掠夺土地，抢劫财

物，常常以各种借口，发动战争。

本篇记的就是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的情况。当时强大的齐国（今山东的中部和北部），发兵攻打弱小的鲁国（今山东南部）。鲁国人曹刿（gui贵）看到国家危急，积极地为鲁庄公筹划，抵抗齐军。他对战前的政治准备、战时的军事指挥和战后对这次战争的分析，都有较正确的见解。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大而强的齐国失败，小而弱的鲁国胜利，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这次战争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①，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②，又何间焉③？”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④？”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⑤，弗敢加也⑥，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⑦，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⑧。公将驰之。刿曰：

“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⑨，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⑩，故逐之。”

【注 释】

①我：作者以鲁国国君纪年，所以称鲁国为我。

②肉食者：吃肉的人，这里指做官的。③间（音见）：参与。④何以战：以何战，凭什么作战。

⑤牺牲玉帛：都是古代祭祀用的东西。牺牲，指祭祀的牛、羊、猪等。玉帛，玉石丝绢。⑥加：虚报。

⑦狱：诉讼案件。⑧败绩：大败，全军崩溃。

⑨作：起，鼓起。⑩靡：倒下。

【译 文】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军队进攻我国，鲁庄公将要出兵应战。曹刿听到这个消息，要求面见庄公。他的乡亲们说：“当官的自会谋划，你又何必去参与呢？”曹刿说：“那些当官的眼光短浅，不会有什么深谋远虑的。”于是入宫去见庄公。

曹刿问庄公说：“你凭什么条件去跟齐军作战呢？”庄公说：“凡是衣食这类用来养生的东西，平时不敢独占，一定拿来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这种小恩小惠并没有普及到全体百姓，他们不会因此跟从您去拼命作战的。”庄公又说：“我祭祀的时候，所用的牛、羊、猪、美玉、丝绸这类祭品，有多少就报多少，从来不戴虚报，一定老老实实在。”

实。”曹刿说：“这种小信用，还不能取得神的信任，神不会因此保佑您打胜仗的。”庄公又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够一一仔细审查，但一定处理得合乎情理。”曹刿说：“这才是忠实于人民的一类事情呀！凭这一点，可以同敌人打一仗的。要打就请允许我跟您一起去。”

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兵车，在鲁国长勺这个地方和齐国交战。庄公正要击鼓反攻，曹刿说：“还不行。”等齐军擂了三次鼓以后，这时曹刿才向庄公说：“现在可以击鼓反攻了。”齐国军队被打得大败。庄公要下令追击齐军，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察看齐军兵车的轮迹，又攀登上车，瞭望齐军败退的情况，然后说：“可以追击了。”于是就追击齐军，把他们赶出了国境。

打了胜仗之后，庄公问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是要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的时候，齐军士气振作；到第二次击鼓时，士气就衰落了；到了第三次，士气全没了。敌军士气已经耗尽，我军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再说，齐国这样的大国，用兵是很难揣测的，怕他们有埋伏啊。我观察敌人兵车的轮迹乱了，远望他们的军旗也倒了，所以才去追击他们。”

臧文仲谏焚巫尪（僖公二十一年）

【本篇说明】

鲁僖公信奉鬼神，当天大旱的时候打算烧死巫尪以求雨。鲁国大夫臧文仲则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人们努力生产，省吃俭用，就可以减轻干旱所造成的灾害，而神巫是无能为

力的。臧文仲是当时比较开明的贵族，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古代无神论思想的产生是和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

【原文】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①，

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穡②，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③；若能为旱，焚之滋甚。”

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注释】

①尪（音汪）：面向天的残疾人。据传说，天怕下雨落在他的鼻子里，因此天旱。所以古代焚尪以求雨。②穡：收割庄稼，这里泛指农事。③如：应当。

【译文】

夏天，大旱。鲁僖公为了消灭旱灾，打算把女巫和面向天的残疾人烧死。

臧文仲说：“这不是消灭旱灾的办法。只有修治城郭，省吃俭用，努力耕种，劝大家有无相济，才是正当的事。女巫和残疾人能干些什么呢？如果天要杀他们，那就应当不生他们；如果他们能够造成旱灾，那么烧死他们，会逼得他们更加兴妖作怪，使旱灾更加厉害。”

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这一年虽然收成不好，人民却没有受到大害。

郑子产相国（襄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本篇说明】

子产，名公侨，郑国大夫，是春秋时代和管仲齐名的杰出政治家。他执政二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处在晋楚双重压迫之下的弱小郑国获得安定，并受到各国尊重。

本篇所载内容反映了子产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

子产执政之初遇到了很大困难，“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但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改革，“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一改革侵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子产毫不留情，严厉打击这种顽固守旧势力，直至把他们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则比较注意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开放乡校。乡校原是奴隶主贵族培养其子弟的学校，也是他们议论时政的场所。但这时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他们对时政要求有发言权，也开始在乡校议论政事。奴隶主贵族然明对此大为不满，要子产毁掉乡校。而子产却敢于打破“礼”所规定的“庶人议政”的界限，主张开放乡校，“以论执政”。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子产开放乡校的措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成长。

子产的外交政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本篇所写的子产坏晋馆之垣，就反映了他维护郑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尊严，使晋国傲慢无礼、轻视小国的计谋遭到失败。

【原文】

郑子皮授子产政①。辞曰：“国小而偪②，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③。”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④，赂与之邑。子太叔曰⑤：“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⑥，邑将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⑦？《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⑧’。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⑧，使太史命伯石为卿，辞。太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子产使都鄙有章⑩，上下有服⑪，田有封洫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⑬，泰侈者因而毙之。丰卷将祭⑭，请田焉⑮。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子张怒，退而征役。子产奔晋，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返其田里及其入焉⑯。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⑰：“取我衣冠而褚之⑱，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⑲：“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⑳？”

公薨之月㉑，子产相郑伯以如晋㉒，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

士文伯让之曰㉓：“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㉔。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闾閭㉕，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

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供命？寡君使匄请命。”

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②⑥。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②⑦，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②⑧，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圻人以时墁馆宫室②⑨。诸侯宾至，甸设庭燎③⑩，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③⑪，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不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如，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③⑫，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踰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③⑬，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③⑭。然明谓子产曰③⑮：“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③⑯，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③⑰，伤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决使道^⑳，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日：
“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㉑，小人实不才。若果行
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
“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 释】

- ①子皮：郑国大夫，名罕虎。 ②偁：同“逼”
③宽，宽是对前文“国小而偁”说的，指国势可以宽舒缓和，有发展余地。 ④伯石：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字，一称子石。 ⑤子太叔：郑国贤臣，名游吉。
⑥爱：吝惜，舍不得。 ⑦尤：见怪。⑧必大焉先：即必先大焉。大，指有势力的贵族。 ⑨伯有：即郑国大夫良霄。 ⑩鄙：边远的地方。 ⑪服：这里指制度。 ⑫封：疆界。洫：沟渠。 ⑬大人：指郑国的卿大夫。 ⑭丰卷：郑国大夫，字子张。 ⑮田：打猎。 ⑯返：归还。入：收入。 ⑰與人：众人，这里指奴隶主贵族。 ⑱褚：同“贮”，储藏，引申为没收。 ⑲又诵之：这里歌颂子产的众人，当是新兴地主。 ⑳嗣：继承。 ㉑薨：（音烘）：诸侯死叫薨。 ㉒郑伯：指郑简公。如：到。 ㉓士文伯：晋国大夫，名匄（音概），字伯暇。让：责问。 ㉔在：存问，慰问。 ㉕阊闾（音旱宏）：指馆舍大门。阊，里巷之门。 ㉖时事：指访问之礼。 ㉗朽蠹（音杜）：朽烂、毁坏。 ㉘观（音贯）：宫门外两边的楼台。又名阙。 ㉙圉人：泥水匠。塈：粉刷。 ㉚甸：甸人，掌管柴火官。 ㉛巾车：管理车辆的官。辖：车轴。 ㉜铜鞮之

宫：晋君别宫，故址在今山西沁县南。 ③③羸：受，这里是接待的意思。 ③④执政：指掌握政权的人。 ③⑤然明：郑国大夫，姓驪（音宗），名蔑，字然明。 ③⑥损怨：减少怨恨。 ③⑦决：堤防溃决。 ③⑧道：同“导” ③⑨可事：可以成事。

【译 文】

郑国执政者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子产推辞说：“我国领土狭小，，处于大国之间，贵族势力大，恃宠专横的人又多，我担任不了。”子皮说：“我罕虎带头服从，谁还敢反对你。你好好地干吧！国家不怕小，小国也能应付大国，我们国家会有发展前途的。”

子产掌管了政权，有事需要伯石去办，就先送一块封地贿赂他。子太叔问到：“郑国是郑国人的国家，为什么找伯石办事就特别需要贿赂呢？”子产说：“一个人没有欲望实在是很难的。让他先满足了欲望，再责成他把事情办好，难道这不是对大家有利，而是只对一个人有利吗？何必舍不得一块土地呢？那块土地是跑不了的。”子太叔说：“各方面有意见怎么办？”子产说：“我们又不是互相反对，而是互相协作，各方面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我国史书上说，‘要使国家安定，必须先优待贵族。’且先使贵族安定下来，再看结果吧。”事后，伯石有些害怕，就退还那块封地，子产还是送给了他。后来郑国以前掌权大臣死后，郑君叫太史传达命令委任伯石做卿，他推辞不受。太史去了，他却又请求任命。太史再来任命，他又假意推辞。这样做了三次，才接受委任书，上朝谢恩。因此子产厌恶他的虚伪，但为了避免他作乱，子产还是安排他仅次于自己的地位。

子产治理郑国，使国都和边远地方都有一定的规章，上下尊卑都有一定的制度，田地划清界限、挖好沟渠，居民也组织编制起来。卿大夫中那些忠于职守、生活俭朴的给予嘉奖，荒唐浪费，骄奢不法的甚至处死。有一次，贵族丰卷将要祭祖，请求打一次猎，弄到些野味。子产不答应，说：

“根据规定，只有国君在祭祀时才用新杀的动物，臣子们用一般的祭品就行了。”丰卷大怒，回到自己封地后就召集兵卒，准备攻打子产。子产想逃往晋国，子皮劝住了他，同时把丰卷驱逐出境。丰卷逃到了晋国。子产请求郑君不没收丰卷的田地住宅，过了三年，便让丰卷回国，把田地、住宅和历年收入一起还给他。

子产执政后第一年，大家（贵族）编了一首歌唱道：

“把我们的衣帽都没收归官，把我们的田地重新划分、安排。谁去杀子产啊，我一定参加！”三年之后，大家（新兴地主们）又编了一首歌，唱道：“我家有子弟，子产来教育开导；我家有田地，子产使它生产繁茂。要是子产去世了，谁能继承他！”

鲁襄公死的那一个月，子产陪随郑简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鲁襄公新丧的缘故，没有接见他们。子产就叫手下人把晋国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让自己的车马进去。

晋国大夫士文伯责问子产说：“敝国的治安搞得不好，到处都有盗贼，这对于屈驾来候问敝国国君的诸侯和使者说来，是无可奈何的事。只好叫负责官员修建外宾的馆舍，把馆门和围墙筑得又高又厚，让外宾住在里面，可以高枕无忧。现在您把围墙拆毁了，虽然你们的随从人员能够戒备，不怕盗贼，可是别国的宾客又怎么办？敝国是诸侯的盟主，修好宾馆，是为了招待各国宾客，如果把围墙都拆毁了，那

我们怎么满足各国宾客的需要呢？我们国君要我来请教。”

子产回答说：“敝国国土狭小，又处在大国之间，他们时常向我们勒索贡物，我们国君不敢偷安，尽量搜索敝国的财物，拿来聘问贵国，不料贵国国君没有工夫，不能接见，又没有得到指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见。带着的财物，既不敢冒昧送呈，又不敢让它在露天里放着。要是就呈献吧，这些都是要收进贵国国库中的东西，可是不经过一定的外交仪式，我们是不敢随便献出的；要是让它放在露天里，又怕日晒雨淋后朽烂损坏，加重敝国的不是。我听说从前文公做诸侯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屋子很矮小，所没有建造楼台亭阁，而建筑招待诸侯的宾馆，却富丽堂皇，象国君的寝宫一样。仓库、马房修理完好，司空及时修治道路，泥水匠定时粉刷房屋。外宾到了，负责照明的官员在庭中设置灯烛，仆人在馆外巡逻，车马都安置在一定的地方，随从们的事务有人代劳，管理车辆的官员给车辆上油，掌管洒扫和看管牲畜的各有专职，有条不紊；各主管部门还要陈列物品，招待外宾。文公从不耽搁外宾的时间，随到随见，但仍重视礼节仪式，并不因时间短促而把它废除。他和各国诸侯同忧乐，遇到意外事变，格外注意巡逻；有所不知，就加以教导；缺乏什么，就接济资助。因此宾客来到晋国，就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非但没有灾患，不怕盗贼，而且也不必担心风雨侵袭。现在呢？晋君在铜鞮的别宫方圆有好几里，而诸侯住的宾馆简陋得象奴仆住的地方。大门进不去，又有围墙挡着，无法越过。盗贼横行，天灾难防；接见宾客没有一定的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下达召见的命令。要是我们不把围墙拆毁，让车辆进去，那么带来的财物就无法收藏保存，反而要加重我们的罪过了。我敢向您请示，您对我将有什么指